



榮譽文學博士白先勇教授讚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玉茗堂主湯顯祖所撰戲曲瑰寶《牡丹亭》中的名句，正好描述了白先勇至情至性的一生。身兼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劇作家的白先勇教授，畢生致力創作，著書立說，推廣文化，搶救絕學，凡事認真執著，力求完美，一旦投入，必然焚膏繼晷，精益求精，其一往情深、九死無悔的精神，令人動容。

白先勇為將門之後，一九三七年生於廣西南寧。其先翁為北伐、抗日名將白崇禧將軍，一生光明磊落，仰不愧天，歷年征戰，屢建奇功，尤以北伐時期的龍潭戰役及抗戰時期徐州會戰之臺兒莊大捷，更聲威遠播；母親馬佩璋女士為女中豪傑，膽識過人。白先勇沐受親恩，幼承庭訓，其堅毅不拔、鍥而不捨的性格源之於父；熱愛人世、擁抱生命的情懷則獲之於母。這種剛柔相濟的個性，再加以天資聰穎，好學不倦，遂為日後開拓文壇的光輝事業，奠下基礎。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白先勇隨家人同赴南京、上海；四九年暫居漢口、廣州，後轉抵香港，於一九五零至五二年先後就讀九龍塘小學及喇沙書院。一九五二年前往台灣，就讀台北建國中學。一九五六年保送成功大學水利系，一九五七年，因對文學情有獨鍾，遂轉考台灣大學外文系，一九五八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自此展開情繫一生、璀璨多姿的文學之旅。

一九六零年春，白先勇與同系好友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成為台灣六十年代最有影響力之文學雜誌，對台灣文學的發展與演進，極具啟蒙作用。自此，台灣文壇上新闢一片不設門戶、打破藩籬的青蔥園地，以供才氣勃發的青年作家在此恣意耕耘，盡興開墾。白先勇的早年作品多在《現文》發表，而台灣日後名聞遐邇的眾多作家亦幾乎都曾經與《現文》結緣。白先勇曾謂《現代文學》的創辦，是個人文學生涯中最有意義的大事，論者因而稱之為「現代文學的傳燈人」。

白先勇於一九六三年赴美留學，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深造，一九六五年獲碩士學位，前往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任教中國語言與文學，自此在當地定居迄今。

白先勇的文學世界，疆域遼闊，氣象雄偉，由於自幼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對浮生若夢、世事無常、韶華不為少年留的感觸，特別敏銳；其後隨父母自大陸遷台，親歷山河改色，新舊交替的變遷，更引發千古興亡、百年悲笑的喟歎；去國之後，隨著西方文化的衝擊，感時憂國的文化鄉愁，與日俱增。天地悠悠，人世蒼茫，作家乃在中西交融、今古傳承的氛圍中，開始了《紐約客》及《台北人》的創作。

白先勇的作品，文字精練，結構嚴謹，書中人物，上自貴胄，下至市井，寫來皆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作家以現代主義的技巧，寫實主義的精神，描繪出歷史的滄桑及人性的感受，因而使作品兼具精緻的面貌與磅礴的氣勢。白先勇對世間之情，充滿悲憫；對生命之美，深感哀惋，而情與美稍縱即逝，唯有以精美深情的文字加以捕捉，方可為短暫的瞬息，譜出永恆的意義。



白先勇的創作，瑰麗多變，不論是傳世之作《紐約客》、《台北人》，長篇鉅制《孽子》，散文《驀然回首》、《樹猶如此》、《第六隻手指》，以及難以計數的論述、演講稿等，皆意境高遠，令人激賞。此外，作家的小說，更不時改編為舞台劇、電視劇、電影上演，因而使整體作品呈現出一種多元、立體的面貌，其影響之深遠，早已遍及兩岸三地及世界各國。目前，有關白先勇著作的研究，方興未艾，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來發表的白先勇專著有三部，論文近兩百篇，文學史專章十餘種；台灣方面，共有四本專書，一本論文集，評論上百篇，相關碩博士論文逾四十本。二零零三年，白先勇更獲得第七屆國家文藝獎，成就卓著。歷年來，白先勇作品不斷結集出版，尤以二零零八年天下文化出版的《白先勇作品集》，最為規模宏大，可說是白氏「書兒書女」聚首一堂的「全家福」。白先勇作品迄今已譯成英、法、德、意、日、韓、捷、荷、以色列、西班牙、南斯拉夫等多國文字。

一九九四年，白先勇教授自加州大學提前退休，自此更全神貫注，投入創作與推動文化的工作。白教授自幼對崑曲沉醉不已，一九八七年，闊別三十九年後重返中國大陸，發現原以為早已式微的戲曲之寶，竟仍然健在於世，感懷之餘，矢志將這項融文學、舞蹈、音樂於一體的綜合藝術推廣弘揚。二零零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崑曲評選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首項，使白教授更全心致力於這項絕學的搶救。二零零四年，白教授返台投入崑曲經典《牡丹亭》的製作演出，該劇台前幕後的參與人員，皆一時之選。白教授以尊敬古典而不因循古典、利用現代而不濫用現代的手法，製作《青春版牡丹亭》，把全劇「情真、情深、情至」的意境，發揮得淋漓盡致。《青春版牡丹亭》已在中國各地演出逾百場，二零零六年赴美公演，盛況空前，二零零八年享譽英倫及希臘雅典，二零零九年則前往新加坡演出。這齣迄今共上演一百六十六場的名劇，所到之處，好評如潮，不但觸動了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集體意識與文化鄉愁，也激起了異國人士對崑曲的真心激賞與讚嘆。除此之外，白教授更投入《玉簪記》的製作。崑曲經這位有情人的悉力推廣，終於在世界舞臺上姹紫嫣紅開遍。

白先勇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多年，淵源深厚。二零零零年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台北人》中英雙語版，白教授親蒞主持講座。中大文學院於二零零零，二零零三及二零零六年連續三屆舉辦「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白教授均擔任小說組決審評判，對年輕學子鼓勵有加。二零零七年白教授製作「牡丹一百」視像光碟套裝，記錄「青春版牡丹亭」由排練至一百場演出盛況，出版者將部分收益捐贈中大。

畢生筆耕不輟，寫下無數經典名著的白先勇教授，處事早著先鞭，為人勇於進取，在弱冠之年創辦《現代文學》，開一代文風；於而立之年製作舞台劇《遊園驚夢》，領創新風潮；年過耳順，更投入崑曲製作，使百戲之祖聲威重振，青春再現，其不辭萬難的魄力，無私奉獻的精神，非常人所及。有鑒於白先勇教授卓越不凡的文學成就及振興中華文化的傑出貢獻，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文學博士銜予白先勇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Alison F. Richard教授讚辭

學術界的芸芸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莫過於歷史悠久、譽滿天下的英國劍橋大學的校長之職。劍橋大學擁有逾三十所獨立自主的學院，當中不少資產豐厚，聲名顯赫，還有著綿延幾百年、為人珍而重之的自主傳統。統領這所學府須抱有強烈的使命感，清晰的目標，更須具備令人高山仰止的非凡品格和淵深學問。Alison F. Richard教授正是這樣一位才德兼備的學界泰斗。她是劍橋大學第三百四十四任校長，也是第一位專職出掌這重任的女性，香港中文大學很榮幸在這個傍晚表彰Richard教授的卓越成就。

二零零三年，Richard教授就職之時，正值校內為強勢中央管治倡議爭論不休，局面分歧、財赤嚴重之秋。Richard教授毅然將歧見置於一旁，先行銳意激勵士氣，力求同心同德，為大學財政奠下堅實根基。她事必躬親，為劍橋確立主要的學術使命及信念，並清晰明確界定其挑戰所在，最終贏得全校支持。Richard教授抱負遠大，為二零零九年劍橋大學八百周年紀念展開十億英鎊募款計劃，成績斐然。Richard教授的理念在於為未來教研工作投放資源；在知識產權領域內革舊鼎新；為招收本科生程序摒除社會不利因素；提升助學金計劃，以減輕清寒學生的學費及生活費負擔；簡化收生程序；建立更多國際連繫；吸納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成員；鼓勵更多女性及少數民族投身學界。簡言之，Richard教授為高識遠見的先行者、改革者。

Richard教授作風平實，騎自行車返校的樸舉更是為人津津樂道。她成就卓越，高風亮節，受人景仰。在她看來，治校之道在能開誠布公，對上陳的倡議和意見虛心待之，並須激發他人討論重大問題，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她服務美國耶魯大學三十載，當中八年出任常務副校長，卸任前耶魯大學校長這樣形容她：「Richard教授擔任常務副校長幾近九年，為臻善境鍥而不捨，分析判斷，永遠洞中肯綮，院長、教職員及其他行政管理人員無不受其鼓動。她從善如流、體恤關懷、深思遠慮；行事堅決果斷、衡情度理；管理財政井井有條，更重要的是她深孚眾望，是傑出領袖。耶魯對她的三十載服務感激萬分。劍橋大學得此人才，亦何其幸哉。」近年劍橋大學始終高踞全球最佳學府前三、四名之列，並當選歐洲最佳學府。二零零七年，劍橋大學獲選為「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最佳大學」，主要因為劍橋競爭實力之雄厚，足以與資源優裕豐盈得多的美國頂尖大學並駕齊驅。在Richard教授的啟發激勵下，劍橋大學氣象一新，全校上下深信大學未來將更上層樓，校外人士也對該校刮目相看。

Richard教授早歲就讀劍橋大學，其後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專門研究馬達加斯加靈長類動物的社交生活模式。一九七二年投身學界，任職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一九八六年擢升為該校講座教授及系主任，及後任耶魯大學Peabody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出掌美國最重要的大學自然歷史庫藏之一。一九九四年，她獲委任為耶魯大學常務副校長，肩負僅次於大學校長的致遠重任。她在任內建樹良多，鞏固財務及擴展學術課程僅是其中犖犖大者。一九九八年，Richard教授獲委任為該校Franklin Muzzy Crosby人類環境研究講座教授。



Richard教授一生熱愛馬達加斯加的靈長類動物，每年都會在當地花上兩星期時間，為其著名的狐猴群落研究作資料搜集。狐猴群落奇妙有趣，母系社會為其重要特性，也是Richard教授專門研究的課題。但她強調決不可因此而輕率推斷人類祖先的行為。她認為要了解人類，就必須以人類為研究對象。自一九七七年起，Richard教授積極參與保護馬達加斯加瀕臨滅絕的自然生態，並致力為當地森林附近的居民增加社會經濟機會。Richard教授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等多個專業團體及科學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二零零五年更獲頒馬達加斯加國家軍官勳章。

全球多所著名大學曾頒授榮譽博士銜及其他獎項予Richard教授，包括北京大學（2004）；馬達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學（2005）；加拿大約克大學（2006）；英國愛丁堡大學（2006）、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2008）、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2008）；以及耶魯大學（2009）。二零零八年，Richard教授獲耶魯大學Peabody自然歷史博物館頒授著名的Addison Emery Verrill獎章。

自Richard教授出任劍橋大學校長之後，該校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學術及研究項目大增。二零零六年七月，中大校長訪問劍橋，與Richard教授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又於二零零七年九月率領十人代表團再次訪問，共同探索新的學術合作契機，並推動業經落實的研究計劃。此外，中大一直與劍橋三所學院保持聯繫，致力合辦交換生計劃。劍橋與中大皆為東西方聯盟成員；該聯盟成立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宗旨是發掘合作研究契機，促進學術交流，喚起對衛生健康的關注，並提倡人類互相關愛。自二零零六年起，中大參與劍橋大學卡萊爾堂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成立工作。中大新書院專責小組在二零零六年訪問劍橋及其他學府，實地考察不同書院的教育模式，並就中大新書院的組成、使命、個性及特色提出重要建議。五所新書院由此誕生。Richard教授多次應邀光臨中大，並曾擔任中大校外專家小組成員，就大學管治課題，向校董會大學管治專責小組提供不少真知灼見。

Alison Richard教授為傑出研究學者，並在全球頂尖學府擔當領導角色，遠矚高瞻，成就昭著。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Alison Richard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伍步高博士讚辭

香港的高等教育，近年來有長足的進展，其成就不但勝過許多城市，也超越了許多國家；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在短短的四十五年內所展現的氣象，尤其令人矚目。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面積只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七百萬，在高等教育的領域裏有如此驕人一甚至驚人一的成就，大致有三個因素：大學師生的努力；政府的支持；各方善長的捐獻。以劇院的成功演出為喻，大學師生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是台前活動，是觀眾目光的焦點所在；各方善長的捐獻是幕後善舉，常在觀眾目光外完成。然而，幕後善舉和台前活動一樣，對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同樣重要；香港中文大學有今日的地位，各界善長多年來的捐獻，是重要原因之一。現在，中文大學要表揚的伍步高博士，正是這樣傑出的一位善長。

伍步高博士是香港著名的慈善家、企業家，於一九七八年加入永隆銀行，同年獲委任為常務董事，一九八二年當選為董事長，一直擔任永隆銀行董事長兼常務董事至二零零八年。伍博士在加拿大蒙特愛立森大學和新布朗斯維克大學畢業，為加拿大安大略省專業工程師。他曾獲多項殊榮：一九八九年獲母校新布朗斯維克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七年獲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委任為客座研究教授，二零零五年獲母校蒙特愛立森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二零零八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現為香港銀行學會資深會士、香港加拿大商會董事局成員及華商會所名譽會友。

伍博士熱心社會服務，在香港和加拿大均擔任不少公職，尤其關心教育事業，於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六年出任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及諮議會司庫，曾任嶺南學院校董和嶺南大學諮議會成員，並於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任稅務委員會委員。此外，伍博士曾任永隆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現為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秘書。

提到永隆銀行，不能不提伍步高博士的父親伍宜孫博士。伍宜孫博士是永隆銀行的創辦人，也是香港金融界的中流砥柱，直接參與並見證了香港銀行業的發展。永隆銀行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香港文咸東街三十七號開業，資本總額為港幣四萬四千五百元，經營找換、匯兌、存款、各埠來往、代客買賣股票、黃金及國內公債等業務，成績按年遞增。一九七三年，位於德輔道中連貫干諾道中的總行新大廈落成。其後多年，分行在各地紛紛成立；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的資產總值增至港幣九百三十億元；也就是說，七十四年內，資產總值增加了兩百多萬倍。從永隆銀行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伍宜孫博士及其家族的企業家氣魄。二零零八年，也就是永隆銀行成立七十五周年，永隆的分行已增至四十二家，職員總數超過一千六百人，提供全面銀行服務。伍宜孫博士，不但是卓越的企業家、銀行家，對香港的經濟、金融有鉅大貢獻，也是有名的慈善家，本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宗旨，多年來一直回饋社會，關懷社群，在慈善界嘉名遠播。

伍宜孫博士的哲嗣伍步高博士，繼承了父親關心桑梓、造福社會的崇高精神，多年來也



積極捐資助學，希望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伍博士任永隆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和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秘書期間，一直勞力勞心，表現了罕有的奉獻精神，透過基金會捐助本港和內地不少教育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醫院，建樹良多。一九九五年，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慷慨捐資，重建佛山市順德區伍仲珮紀念醫院。該醫院獲基金會捐獻後，成為順德區唯一以精神醫學為主的專科醫院，也是廣東省高等醫學院校的教學醫院。二零零六年，伍步高博士和家人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的研究生設立「伍宜孫獎學金」，以支持該院的研究、教育和管理工作。伍博士家族和基金會對教育和社區建設計劃貢獻傑出，深受社會各界尊崇。

此外，伍步高博士、其父親伍宜孫博士及家族成員多次捐資，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和本港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發展，貢獻卓著。早於一九七三年，伍宜孫博士昆仲已經慷慨解囊，設立「永隆銀行發揚中國文化基金」，資助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和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中英翻譯期刊《譯叢》。《譯叢》由高克毅先生和宋淇先生創刊，多年來發表中英譯界中出色的譯作，譯者來自香港、台灣、內地、海外，其中不乏碩學、名家；所譯作品遍及古今，包羅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體裁，對翻譯界、漢學界影響深遠。今日，跨文化研究、跨文化活動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主流。在主流濫觴前，香港中文大學遠矚高瞻，獲「永隆銀行發揚中國文化基金」支持，創辦高質量的期刊《譯叢》，在推廣中國文化方面居先河地位，伍步高博士、伍宜孫博士以至伍氏家族實在功不可沒，值得翻譯界、漢學界以至整個文化界敬仰。

三十多年來，伍步高博士與家人以及基金會對中大的學術發展一直惠予支持，尤重視醫學研究。二零零七年，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秉承伍宜孫博士伉儷弘德育才的崇高理想，捐贈鉅款，俾中大成立伍宜孫書院，對中大貢獻至鉅。

為了表揚伍步高博士對香港高等教育，尤其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卓越貢獻，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伍步高博士。

此讚辭由黃國彬教授撰寫